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献给虚无的供物

(日) 中井英夫 著
薛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献给虚无的供物

(日)中井英夫 著

薛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KYOMU ENO KUMOTSU》

© SHOICHI HONDA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献给虚无的供物 / (日) 中井英夫著; 薛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3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

ISBN 978 - 7 - 5133 - 0576 - 1

I. ①献… II. ①中… ②薛… III. ①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7929 号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献给虚无的供物

(日) 中井英夫 著; 薛军 译

策 划: 褚 盟

统筹编辑: 武晓宇

责任编辑: 武晓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顧問: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375

字 数: 38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576 - 1

定 价: 1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序章

- 3 莎乐美之夜
- 8 牧羊神之群
- 13 月夜散步
- 17 蛇神传说
- 22 冰沼家杀人事件
- 26 磷光之馆
- 30 未来的凶手
- 35 被害者名单
- 40 在井底下
- 45 《凶乌的黑影》前篇

第一章

- 51 第一名死者
- 58 十字架与球
- 71 《凶乌的黑影》后篇
- 81 透明人的呢喃
- 92 五具棺材（亚利夫的推理）
- 101 玫瑰的控诉（久生的推理）
- 109 第三个罪业（久生的推理·续）
- 117 密室与祭坛（阿蓝的推理）
- 128 哈姆雷特之死（藤木田老人的推理）
- 140 “献给虚无的供物”

第二章

- 157 黑月的诅咒

目 录

165	死人的生日
176	凶手们的合唱
185	令人难堪的嫌犯（亚利夫的日记 I）
193	皱纹累累的眼珠
202	算术的问题
208	预言者回国
216	杀人问答
225	傀儡戏偶般的死亡
234	畸形的月亮

第三章

249	没有面孔的脸庞
259	瞋者之死
269	闭锁的房门
278	俄狄浦斯的后裔
286	杀人日历
296	第四度空间的切面
304	纵火日历
314	搭乘时光机（亚利夫的日记 II）
324	石魔葛雷姆的真面目
332	犯罪函数方程式

第四章

347	白皙手臂的主人
354	第三玫瑰园
362	尸体升降机

目 录

- 369 痴者之死
378 非密室的密室
389 前往仙境的邀约
396 玫瑰与经文
403 三张唱片
411 童子变相图
418 “骇人的真相”

终 章

- 429 非生日礼物
434 夜晚的蓑衣虫（久生的控诉）
439 假面人（阿蓝的控诉）
445 黑与白（亚利夫的控诉）
450 非现实的鞭子
455 幸福的杀人者（藤木田老人的控诉）
462 铁窗内外（苍司的控诉）
468 五月是丧服的季节
472 在壁画之前
475 飞翔的凶鸟

序 章——

莎乐美之夜

黑色天鹅绒帘幕轻轻晃动，在痉挛似的微幅震动过后，随即缓慢起伏，逐渐往左右滑开。炫目的白光转眼收束，成为舞台上鲜明的光圈。光圈中出现了一位妖精似的年轻舞者，她纤细的双脚套着芭蕾舞鞋，丰满的下半身裹着只及腰间的轻纱，如此大胆的打扮，正完美地衬托出她珍珠般的肌肤极端冶艳迷人的魅力。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户外被淡淡的雾霭笼罩，月色柔美。入夜的热闹时段过后，下谷龙泉寺的“阿拉比克”酒吧已经到了忘年会的余兴节目时段，店内处处响起酒杯互碰的声音，并满溢紫烟与人们吐息的炽热气流。

龙泉寺并非位于因《比肩》^①这部小说而出名的大音寺附近，而是在面朝日本堤的三之轮一隅。这一带的商店都由魔芋店、烤饭店、手工面包厂这些小店的低矮房舍组成，十足升斗小民的生活圈，

^① 明治时代的女作家樋口一叶的名作。

夹杂其中的酒吧因而显得格外不协调，但当地土生土长的老板并不在意这些。

老板的老家原本位于龙泉寺町的一角，该地区在战争期间被划为日本堤之前，距离吉原的大篱、大文字与山口巴^①很近，因此可以说老板是从小就在脂粉味浓厚的红灯区长大的。

白天经营法国香颂咖啡店，夜晚在暗巷里挂起“BAR. ARABIQ”的柠檬黄霓虹招牌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两年。

当时能正确记住一九五四这一年发生的事件的人，现在应该不多，以和历来说，即是昭和二十九年。当时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件，根据警视厅的调查，包括未遂案在内，这一年内的杀人事件共有三千零八十一一起，每天大约发生八起之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录。换句话说，日本在这一年内，有那么多人认真地思考如何杀死他人，并确实实施了自己的想法，不仅如此，让这一年更别具意义的是新的杀人方式不断出现，譬如年初的二重桥事件^②、春天的福龙丸五号核尘埃事件^③、夏天的黄变米事件^④，还有秋天十五号台风来袭时出航的洞爷丸翻覆事件^⑤等。

这些确实都是“杀人”！其中政府企图混入发霉的黄变米作为米

① 吉原是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最著名的红灯区，大篱、大文字与山口巴都是当时著名的茶屋。

② 一九五四年元月二日，日本天皇居所前的二重桥拥入三十八万人向天皇拜年，却发生十六人在混乱中被踩死的惨剧。

③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试爆，使当时在附近的日本远洋渔船二十三名船员受到落下的放射性尘埃之危害。

④ 日本战后粮食短缺，米粮需从国外进口，当时政府发现这些进口米发霉，决定不发放，后来因囤积过多，拟掺入白米发放配给，但被《朝日新闻》揭发，引起大众哗然。

⑤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北海道青森至函馆间的渡轮洞爷丸号因台风而翻覆，死伤人数多达千人。

食配给的事件，比起杀害镜子的坂卷^①与持卡宾枪抢劫的大津^②等人所为的恐怖事件，还要骇人听闻。但在厚生省环境卫生局的大幅消毒之下，许多人对此事的记忆都已逐渐淡化。当然，就连参加今夜忘年会派对的客人也都是一脸轻松，悠哉地注视舞台，将这年发生的所有事忘得干干净净。

这天的余兴节目稍微特殊，是由店员君子表演以前学过的现代芭蕾，虽然是业余表演，内容却是模仿目前正在日本的舞者克莱特·玛夏所演出的《七纱舞》^③——这是妖姬莎乐美为了向希律王要求先知约翰的首级而跳的舞蹈。在伴奏上，或许是觉得播放唱片太过普通，遂找来称为“花婆”的三味线^④乐手在舞台旁弹琴。

虽说是舞台，其实不过是用黑色帘幕在店内角落隔出的一块空间，再由店内小弟拿着半边包覆厚纸板、半边包覆玻璃纸的灯泡从地面由下往上打光。此时在聚光灯下的君子正展现女神游乐厅^⑤式的裸姿，双唇衔着一枝黄玫瑰，这或许是下层阶级独有的特别服务。虽然不晓得这种表演风格是学自哪里，但这时的灯光突然转为鲜黄，八成是为了呈现《莎乐美》中的月圆之夜吧！

随着花婆将单膝前挪，如理查·斯特劳斯般奏出乐曲，君子的肢体也尽情舞动，并将黄玫瑰自唇间取下，突然抛向闪烁点点烟头火光

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九日，年仅七岁的细田镜子被发现陈尸在其就读的小学厕所内，凶手为当时二十岁的坂卷修吉。坂卷潜入该小学如厕之后，遇到正要进入厕所的镜子，遂临时起意将之强暴、绞杀，坂卷被逮捕后，于昭和三十三年被处以死刑。

② 同年六月十四日，大津健一伙同三人持卡宾枪抢劫保安厅技术研究所会计课长夫妇后逃逸，之后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强盗罪被逮捕。

③ 《莎乐美》中颇负盛名的一幕。莎乐美的故事题材源自《新约圣经》，在各艺术领域中激发许多创作，王尔德将之写为剧本，理查·斯特劳斯则将之改编为歌剧。

④ 日本的一种弦乐器。

⑤ Folies bergere，是法国巴黎的一间咖啡厅，于一八九〇年代至一九二〇年代达到鼎盛，店内的表演以华丽的服装与排场、异国风情著名，且时有裸体表演。

的客席——那似乎不是人造花——浅黄色的花瓣缤纷散落，正好掉落在光田亚利夫脚边。

“哎呀！这根本就是故意抛过来的嘛！”

弯身从对面座位拾起玫瑰的奈奈村久生低声说，并顺势碰了一下亚利夫脚。

奈奈村久生脱下黑白分明的长大衣与绿色皮手套后，白皙的手与素颜在微亮的照明下显得很年轻，但实际上，她年纪比亚利夫稍长，而且是日本少数拥有沙哑嗓音的法国香颂歌手。不过，她才出道，其艺名“余余绯纱绪”尚不具知名度，而她本人似乎也不急于出名。她的正职是广播剧作家，偶尔提到自己的志向时，她总认为自己的侦探才华高于歌唱才能，日后终会解决困难的事件，完成自传式的推理小说。会说出这种悠哉的话，大概是她那人在巴黎的未婚夫牟礼田俊夫将在近期内回国与她结婚的缘故吧！

奈奈村久生与亚利夫因彼此父亲是多年好友而结识，而且她也是对方目前唯一的异性知己。

“亚利夏，你似乎还经常来这间店的嘛！”奈奈村久生习惯这么叫亚利夫，“是因为那个叫君子的人吧！虽然 Pirouette^① 只是芭蕾的基础动作，但能这样一直旋转也很了不起了。”她啜了一小口鸡尾酒，眼神仍追着舞台上的人。

“因为君子一星期练三次舞。”亚利夫怜惜地将瓣缘染上淡桃色的黄玫瑰凑近鼻尖，强烈的香气随即从层层花瓣的深处窜出，“君子是老板引以为傲的招牌，舞技与歌喉皆有职业水准，你要好好学学人家，才能让自己更出名。”

“谢了，但我也说过，我的个性比较适合当侦探。而且，想拥有

① 芭蕾舞中竖脚趾旋转的动作。

这样的才能要费很大工夫，可惜我做不到这一点。”

表现七层轻纱的灯光随舞蹈由黄变红、由红变橙，尽管比不上穿着金绿色紧身衣的玛夏，但看起来仍有几分传神，或许是因为充分掌握住玛夏如美少年似的潇洒吧——说到像美少年，事实上，不论怎么观察，都无法在舞者君子的胸部找到女性特有的丰满柔软曲线，因为，今夜的莎乐美没有最重要的乳房。

牧羊神之群

没有乳房的莎乐美。

君子裸露的腿部与肩部线条如巴旦杏般圆润，犹有少年身躯特有的余韵，就连肌肤的光泽也有别于女子，带着微露酸甜气息的光辉。没错，今年刚满十九岁的君子是这间店的服务生。

“阿拉比克”是浅草地区的同类场所中，最受欢迎的同志酒吧。当时东京只有三十多间这种店，不到十年内，光是浅草与新宿两地就分别增加至三百多间。这对战后将享乐视为日常生活的世界来说，并非特别稀奇。男同志个个花枝招展地在街上出没，像亚利夫这种平凡的上班族，就算带真正的女子进入他们的堡垒，顶多只是受到漠视，并不会特别遭排斥。

舞台上的君子做出绚烂的 arabesque^①，最后在湛蓝光线中，以手持约翰首级的动作趴伏在地，幕也随之落下。接着，吊灯亮起，瞬间

① 芭蕾舞中单脚站立，另一只脚向后打直的动作。

照亮观众席中诸多人影，有海马公主、御牧之方、三田之局、托雷米哈夫人等拥有各自花名的古典美人。

这些人与被称为“亚利夏”的亚利夫一样，不论身家或外貌，实际上都是很普通的上班族，虽然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但用“隐花植物”这种譬喻来形容他们似乎太过了，但说他们是聚集在暗色池边追求“没有女神的午后”的牧神^①，则似乎又有些不足之处。

亚利夫并不属于两者。虽然不知道久生怎么看他，但亚利夫自认不讨厌女人，却也不像同事们认为女人是唯一的慰藉与救赎，他可以说是游走在两性之间的真空地带，以这个社会的惯用语来说，他不是纯粹的异性恋，也非纯粹的同性恋。亚利夫最初并非为了找伴才在这种店出入，但现在他逐渐对一名最近才出现、脸上犹带稚气、名叫“阿蓝”的年轻客人产生了兴趣。阿蓝总是穿蓝色短大衣，一口白牙闪烁干净的光辉，他似乎也对亚利夫带有外国人轮廓的容貌颇有好感，两人从一开始的交换羞涩笑容，到现在已能熟人般地互相交谈。

阿蓝非常喜欢法国香颂，上次两人谈到这个话题时，阿蓝曾提到目前的日本歌手中，只有淡谷律子与越路吹雪两人的歌能听，至于新人，唯有奈奈绯纱绪还算差强人意。听到此事的亚利夫很意外，因为他与奈奈从小认识，便立刻将此事告诉奈奈。

“这么说，他一定是看到我唯一一次在‘黑马车’的演唱了。没想到我也有歌迷，真像在做梦！有机会的话，让我也见见他吧！”

那时奈奈一脸感激地说完，紧接着又说早想参观同志酒吧，便趁势要亚利夫今晚带她过来，但直到《莎乐美》的表演结束，仍不见阿蓝依约出现，亚利夫问了服务生，才知道阿蓝直至刚才都还在酒吧里，现在却不见人影。不过，初到同志酒吧的久生因为相当兴奋，早

①此处应是改用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诗作《牧神的午后》。

已忘了这件事。

“你看！这里的火柴盒真有意思，上面印着似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倒立黑人少年，而且，为什么这间‘阿拉比克’除了这个，几乎没有阿拉伯式的设计或装潢？”^①

没多久，她听到夹杂在喧嚣声中的音乐声，又立刻传出惊呼。

“咦？是琳恩·柯薇吗……一定是！亚利夏，你听到了吗？她是我很欣赏的老歌手！”

听起来像早期歌舞秀表演盛行时，利用鼻腔共鸣唱高音的唱腔，似乎是战前的流行歌，而且唱片的磨损也很严重。

“这首歌叫做《比可怕疾病来得好》。真难得，这里竟然有这张唱片。我一直很想听听她的《阿方索》，搞不好这里也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不妨直接找老板问问看。”对老歌没兴趣的亚利夫冷淡地回答，“听说他搜集了很多以前的法国香颂歌曲，还挺齐全的，话说回来，阿蓝究竟怎么了……”

久生直起身，伸了个懒腰，这才突然想起似的左右张望。

“对了，我居然忘记我最重要的歌迷。”她环视店内一圈后，突然转移话题，“亚利夏，你说阿蓝是冰沼家的人，那你听过有关冰沼家的奇怪流言吗？”

“奇怪流言？”

“每一代的当家主人都会遭到神灵作祟……”久生放下酒杯，抛出一个奇妙的眼神。

亚利夫虽然不知道这种带有古老迷信色彩的事，但大约六年前，在就读旧学制末期的T高中时，他认识了下一届念数理甲组的资优生冰沼苍司，两人因为从同一所中学毕业，所以碰面的机会很多。后

① “阿拉比克”的英文是 arabiq，与“阿拉伯式的”的英文 arabic 谐音。

来，亚利夫在“阿拉比克”认识阿蓝，知道他本名是冰沼蓝司，与苍司是堂兄弟时，亚利夫心中的感觉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突然涌出一股亲切感，让他忍不住想用力抱抱对方。

当然，他与苍司的交情仅止于高中的点头之交，进大学后，对方进入理工科的应用数学系，他则是经济系，两人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往来，所以在得知苍司的亲人于今年秋天的洞爷丸翻覆事件中过世后，亚利夫也只是寄了一张明信片致哀，而苍司也未回函。

那时亚利夫问过蓝司，才知道洞爷丸翻覆事件中，遇难过世的不只苍司的双亲，还有他在札幌经营饰品店的叔叔婶婶——亦即蓝司的父母。于是，突然成为孤儿的蓝司在处理好札幌的住家之后，便于十一月初被带到位于目白的冰沼家。除了这些，蓝司就没再多说什么。

就算真的代代受到作祟，难不成连洞爷丸事件也是如此——亚利夫回望久生的脸上写满讶异与疑惑。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迷信之类的。”

久生看到他的表情，含糊地说完，正抽出一支烟打算点燃时，突然有人双手圈住燃起的火柴凑向她面前，一看，原来是已换上乳白色套头衫、脸上堆满笑容的君子。

“嗨！亚利夏，好久不见，看了我的《莎乐美》吗？”

君子的脸颊几乎要贴上久生的脸。他频频眨着假睫毛，睫毛膏浓得仿佛快滴下来。如果没化妆，他应该会是一个眼神清澈的美少年，但不论何时见到他，他都是一脸浓妆。或许，他在床上——当一号^①时——会意外地强势，甚至还会有些流氓气息吧！不过因为今天扮莎乐美，眼角还残留蓝色眼影，感觉有点像个滑稽的小丑。

①男同性恋中，一号指扮演男性一方，〇号指扮演女性的一方。